

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

下冊

〔元〕馬端臨撰

中華書局

兵考十三

軍器

周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樂聲以和軍旅以正田役以發鼓鼓軍事大鼓謂之凡軍旅夜鼓擊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通帛為旛雜帛為物熊皮為旗鳥隼為旗龜蛇為旗全羽為旟析羽為旞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號也屬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五盾之名未盡聞也等謂功治上下鄭司馬云五兵秦詩

射者使者勞者王孤來唐唐大夫者弓與體之名往體廣往來體若一日唐大甲革甲也春秋傳曰聘甲

取名變星飛行有光今之飛子算也或謂之兵矢繫矢象焉二者皆可結火以射敵守城車戰前徵重後微輕

射者使者勞者王孤來唐唐大夫者弓與體之名往體廣往來體若一日唐大甲革甲也春秋傳曰聘甲

其等以饗工... 其出入皆在... 考工記車有六等之數...

於戈四尺謂之三... 於戟四尺謂之六... 治氏為殺矢刃長寸...

也內者胡以下... 也其長六寸... 桃氏為劍臘廣二寸...

士服之身長三... 長三尺重三斤... 凡為甲必先為容...

也內者胡以下... 也其長六寸... 桃氏為劍臘廣二寸... 士服之身長三...

也其長六寸... 桃氏為劍臘廣二寸... 士服之身長三... 長三尺重三斤...

長三尺重三斤... 凡為甲必先為容... 士服之身長三... 長三尺重三斤...

凡為甲必先為容... 士服之身長三... 長三尺重三斤... 凡為甲必先為容...

反擊音至大... 也鄭司直置... 其裏欲其易也... 直也鄭司直...

也鄭司直置... 其裏欲其易也... 直也鄭司直... 也鄭司直置...

矢七分三在... 一在箭筒中... 矢人爲矢鏃分... 矢人爲矢鏃分...

辨其陰陽... 以其符厚為... 辨其陰陽... 以其符厚為...

也其三色不失常理則此角之直... 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 凡此之類不能方... 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小簡而長大結...

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為良... 故云豈異於其獸筋之... 夏治筋秋合三材... 定往來豐冰析澗... 以鼓春液角則合...

筋代之受病久也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摩其筋... 夫筋之所由嶮恒由此作... 折之被削以治之... 作弓之時故以合膠漆...

在筋之內必厚動之筋被摩動則必絕起矣... 必於其力不強則不得其用... 必於其力不強則不得其用... 必於其力不強則不得其用...

車之唯唯筋角三液而幹再液重... 木堅薄其帶則需為橋謂弓中神... 其帶節猶多也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伴... 膠之不均則及其大脩也角代之受病夫懷膠於內而...

角之引放之如終年在弓絕之上為所牽制而不可用... 非弓之利凡再言之搗幹欲執於火而無贏橋角欲執... 於火而無彈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執而水火...

角之引放之如終年在弓絕之上為所牽制而不可用... 非弓之利凡再言之搗幹欲執於火而無贏橋角欲執... 於火而無彈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執而水火...

角之引放之如終年在弓絕之上為所牽制而不可用... 非弓之利凡再言之搗幹欲執於火而無贏橋角欲執... 於火而無彈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執而水火...

中之有附皆人用力處若角長過於筋則人用力而弓... 非弓之利凡再言之搗幹欲執於火而無贏橋角欲執... 於火而無彈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執而水火...

角之引放之如終年在弓絕之上為所牽制而不可用... 非弓之利凡再言之搗幹欲執於火而無贏橋角欲執... 於火而無彈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執而水火...

角之引放之如終年在弓絕之上為所牽制而不可用... 非弓之利凡再言之搗幹欲執於火而無贏橋角欲執... 於火而無彈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執而水火...

角之引放之如終年在弓絕之上為所牽制而不可用... 非弓之利凡再言之搗幹欲執於火而無贏橋角欲執... 於火而無彈引筋欲盡而無傷其力鬻膠欲執而水火...

也

八年合買人毋得操兵乘騎馬

文帝時從鼂錯之說募民徙塞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且陶石布渠答如清曰陶石城上甬石也蘇林曰渠谷鐵蒺藜也

錯言兵事曰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重突騎則匈奴之眾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何如之

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眾以誅數萬之匈奴眾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俯仰之間耳大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道者其眾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印有限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衛加之以眾此萬全之術也

武帝征伐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以贍之

丞相公孫弘奏言禁民不得挾弓弩侍中吾邱壽王言

其不便上從之

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張晏曰曠

音郭師古曰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眾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蓄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

短兵接則眾者勝以眾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師古曰五兵謂安居則以制

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陳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師古曰以去恩而任刑戮師古曰墮名城殺豪桀師古曰墮毀也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綬鉏耒耜相撻擊師古曰撻也桑弧蓬矢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

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師古曰射夫既同也又張弓矢分綱而射則獻其發矢中之功也言

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

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

民救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訓服

昭帝始元五年罷天下馬弩關注漢法弩十石以上不得出關

成帝陽朔三年頴川鐵官徒申屠聖等殺長吏盜庫兵

陽嘉三年廣漢男子鄭射等攻官寺竄囚徒盜庫兵

永始三年山陽鐵官徒蘇令等反盜庫兵

哀帝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乳母王阿舍母將

陸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

大司農錢漢家邊吏職在拒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

然後蒙之臣請收還武庫

漢制諸侯王不得私作兵器江都王建聞淮南衡山王

陰謀恐一日發為所并遂作兵器鑄將軍都尉印遣人

通越膠東康王聞淮南王謀反私作兵車鐵矢戰守之

備燕王且反詐言受武帝詔得領庫兵飭武備

後漢武庫令主兵器屬執金吾考工令主作兵器弓弩

刀鎧之屬成則傳金吾入武庫魏晉一遵漢制

武帝泰始五年鮮卑樹機能攻陷涼州令司馬督馬隆

往討之隆請自至武庫選仗武庫令與忿爭御史中丞

劾奏隆降曰臣將畢命戰場武庫令乃給以魏時朽仗

非陛下所以使臣之意也帝乃命惟隆所取

夏主赫連勃勃以叱于阿利領將作大匠阿利性巧

而殘忍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

則斬弓入入則斬甲匠凡殺工匠數千由是器物皆

精利

唐府兵之法入具弓一矢三十刀一其介冑戎具皆藏

於庫所有征行則給之番上宿衛者給弓矢橫刀而已

太宗嘗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

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

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脈理皆斜弓雖勁而發矢不直

朕始悟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

未能盡况天下之務其能備知乎

唐初置軍器監貞觀六年廢併入少府監開元初以軍

器

器使爲監領弩甲二坊其後又罷額少府監加少監一員以統之以後廢併不常

開元十一年置北京軍器庫二十六年廢依舊爲甲坊元宗天寶末天子以中原太平修文教廢武備銷鋒鏑以弱天下豪傑於是挾軍器者有辟菑圖識者有誅習弓矢者有罪不肖子弟爲武官者父兄擯之不齒唯邊州置重兵中原乃苞其戈甲示不復用人至老不聞戰聲六軍諸衛之士皆市人白徒富者販繒絲食梁肉壯者角抵拔河翹木杠鐵日以心鬪及北方盜起股慄不能披甲

德宗貞元元年詔槍甲之屬不畜私家

憲宗元和元年敕京城內無故於街衢中帶戎仗及駁射者治罪

六年京兆尹王播奏請縣軍鎮放牧人等不得帶弓箭刀劍器仗從之

晉天福二年敕禁諸道不得擅造器甲

開運元年命諸道府點集鄉兵率以稅戶七家共出一卒兵仗器械共力營之

宋太祖皇帝開寶三年詔京都士庶之家不得私畜軍器軍士素能自備技擊之器者皆掌於本軍之司俟出征陳牒以請品官準法聽置樂盜之用

八年將平江南頗以簡稽軍實爲務京師所造兵器十日一進謂之旬課上親閱之制作精絕尤爲犀利其國工之署有南北二作坊弓弩院諸州有作院皆役工徒限其常課南北作坊歲造塗金脊鐵甲素甲渾銅甲墨漆皮甲鐵身皮副甲鎖禮兜鍪金錢漆皮馬具裝鐵鋼朱漆皮馬具裝錢劍大劍手劍金槍根槍構本槍掉

刀鏹銀花皮器械箭斂弩箭箭筒箭囊弓箭袋皮立弩柎床子弩凡三萬二千弓弩院歲造角色弓白樺弓虎翼弩馬黃弩牀子弩白皮器械水獺皮器械旗幟弩檣鏑弓弩箭鏃鏃等凡千六百五十餘萬諸州歲造黃樺黑漆弓弩麻背弓素皮器械環子背槍素木槍黑漆木槍朱紅木槍金漆竹槍銀裝銅裝等劍竹箭箭筒木箭箭皮甲兜鍪鐵甲葉箭鏃等凡六百十餘萬又南北作坊及諸州別造兵幕甲袋襖衫鉦鼓炮砂鍋鏢行槽鏃鏃鏃斧等謂之什物以備軍行之用凡諸兵器置五庫以貯之嘗令試牀子弩於近郊外矢及七百步又令別造千步弩試之矢及三里戎具精勁近古未有

王氏揮塵錄承平時揚州郡治之東廡扁鎖屋數間上有建隆元年朱漆金書牌云非有緩急不得輒開宣和元年盜起浙西詔以童貫提師討之道

出淮南見之焚香再拜歎視之乃弓弩各千愛護甚至儼然如新貫命弦以試之其力比之後來過倍而製作精妙不可及士卒皆歎服施之於用以致成功此蓋太祖皇帝親征李重進時所留者

仰知經武之略明見於二百年之前聖哉帝也仁宗天聖四年詔減諸路歲造兵器之半又詔作坊造維槍一萬五千給秦渭環慶延州鎮戎軍

康定元年詔江南淮南州軍造紙甲三萬給陝西坊城弓手又詔河東強壯習弩者聽自置戶四等以下官給之

慶厯二年賜河北義勇兵弓弩箭材各一百萬

四年賜鄜延路總管風羽子弩箭三十萬

五年詔諸路所儲器械悉報三司三司歲具須知以聞

仍約爲程式預頒之嘉祐八年詔士庶之家所藏兵器非法所許者限一月送官敢匿聽人告捕

神宗熙寧元年命內副都知張若水等料簡弓弩若水進所造神臂弓

神臂弓弩類也始民李宏獻之以壓木爲身植爲鞘以鐵爲橙子槍頭銅爲馬面牙發麻繩札絲爲弦弓之身三尺有二寸弦長二尺五寸箭木羽長數寸帝問試之射二百四十餘步入榆木半箭帝甚善之於是神臂弓始用而他弓矢弗能及

二年命河北州軍凡戎器分三等奏聞其後詔諸路各遣官分州庫藏甲兵器亦爲三等如沿邊三路而川陝不與

六年置軍器監總內外軍器之政置判一人同判一人屬有丞主簿有管當公事先時軍器領於三司至是罷之一總於監凡產材州置都作院凡天下知軍器監利害者聽詣監陳述於是吏民獻器械法式者甚眾是歲又置內弓箭庫而軍器監奏遣使以利器頒諸路作院爲式焉

時帝頗欲利戎器而患有司苟簡王雱探知帝意奏疏曰漢宣帝號中興賢主而史官所叙獨以爲技巧工匠精於元成之時然則此雖有司之事而上繫朝廷之政方今外禦兩邊之患內虞盜賊之變而天下

歲課弓弩甲冑之類入充武庫之積以千萬數乃無一堅好精利實可以爲武備者臣嘗觀於諸州作院至有兵匠之少而拘市人以備役所作之器但形質具而已矣武庫吏亦唯計其多寡之數藏之未有責

其實用者故所積雖多大抵敵惡耳夫為政如此而猶欲抗威決勝外懾夷狄之強橫內沮姦凶之竊發臣愚未見其可也臣私計其便莫若更制法度斂數州之作而聚以為一處若今錢監之比每監擇知工

事之臣使專於其職且募天下之良工散為匠師而朝廷內置工官以總制其事察其精疏而賞罰之則人人務勝不加責而皆精矣聞今武庫太祖時所為弓尚有可弦如新者而近世所造往往不可用有以見法禁之張弛異也昔者垂為共工而歷代資其竹

矢然則所以為至治此其一事也帝納秀說時軍器監製器下一材用滋耗於是詔下以常制選官馳往州縣根牛皮角筋能令數美次第加獎是歲始造箭曰狼牙箭鴨嘴箭出尖四楞箭一槓刀鑿子箭凡四包推行之

哲宗元祐元年詔三路既罷保甲團教其器甲各送官官即收之勿得以破損拘民整治又詔太僕少卿高遵惠會工部及軍器監內外作坊及諸州都作院工器之數以要切軍器立為歲課務得中道非要切並權任勿造於是數年之間督責少弛不復以戎器為事矣

徽宗崇寧初臣僚言元祐以來因循廢弛兵不犀利詔復令諸路都作院創造修治官吏考察一如熙寧之時又有都大提舉內外製造軍器所之名宣和時歲歲督責軍器率用御筆處分工造不已而較數常闕繕修無虛歲每稱破壞大抵中外相應一以虛文上下相蒙馴致靖康之禍靖康洶洶兵仗皆缺詔書屢下嚴立刑賞而卒亦無補勤王之兵經過郡縣隨身軍器若馬甲神臂弓箭槍牌之屬於市肆飯邸博易熟

食或名寄頓其實棄遺逃役高宗建炎初內庫造作累年兵械山積而諸軍各除戎器

祖宗時御前軍器所役兵有萬全軍匠三千七百人東西作坊工匠五千人紹興初役兵纔千人人久之增至千六百餘人又於諸道增差二千九百餘人二十六年詔見役工匠宜減免江浙福建諸州所發物料皆蠲之有司奏物料以三分為率減一分工匠以二千

千人雜役以五百人為額建炎中以大闡董慤提舉軍器未踰年罷之紹興五年始隸工部後復以中典領其調度程品工部軍器監有不得預聞者三十年工部侍郎言非祖宗建官正名之意請得隸屬稽考之詔依條檢察孝宗初復以內省都知李綽為之張震為御史力論其不然乃命復隸工部

紹興四年提舉軍器所言得旨依御寶封樣造甲每季進呈訖送納樞密院甲樣係四等甲葉計用一千八百二十五片表裏磨銍一般光細內一等披膊葉五百四片每片重二錢六分一等甲身葉子三百三十二片每片重四錢七分一等腿裙鷓尾葉子六百七十九片每片重四錢五分一等頭整簾葉子三百一十片每片重二錢五分并頭蓋一盃子眉子共重二斤一兩及皮線

結頭事件重五斤一十二兩五錢一分每副共重四十九斤一十二兩今若須葉子每箇依元定分兩如或重或輕若皆不用恐枉費鐵炭工力乞將上件新降樣甲葉子分兩輕重品搭穿舉每副成全共重四十五斤至五十斤通融造作庶幾功料易為趨辦詔依不得過五

十斤十九年宰執言春秋教使臣效用踏射克敵弓乞依格推恩上曰克敵效最為強勁雖被重甲亦須洞徹若得萬人習熟何可當也

淳熙間淮東總領朱佺言鎮江一軍係韓世忠部曲世忠造克敵弓以當虜騎之衝突其發則可以洞重甲最為利器前後屢以此取勝虜至今畏之今久不經用損失廢弛取會見管弩手八千八百四十二人

每人合用兩張內一張日逐上教一張準備出戰共用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四張乞行下做造湊及元額從之

淳熙六年建康府留守陳俊卿言聞殿前司及諸路都統司自隆興二年以後諸軍所管軍匠逐時造甲至今十五年想亦稍備兼聞御前軍器所有工匠三千五百人若以百工造一甲日可得三十五甲歲可得萬副以十五年計之今不啻十四五萬甲矣及建康行宮見

楛管精甲數萬副又諸州新造甲至年終計之亦可得二三萬副除三司及諸路都統司外乞令有司實加檢括總計所造之數若稍足用宜候將來諸州造甲數足日於常年合納甲葉鐵炭之類開歲量與裁減此亦寬民力之一事也

刑考一

刑制

虞舜象以典刑象法也法用當流宥五刑宥寬也以流刑鞭作官刑以鞭為治作教刑道業則復楚之勤金作贖刑官災肆赦怙終賊刑詳見贖及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其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殺人口賊在外曰姦在內曰汝作士五刑有服士理官也言得輕重之中正五服三就既從五刑謂服罪也行刑當就三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注見惟明克允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或有也無有干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於子治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合於大時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罰弗及嗣賞延於世子罪不相及及其罪道德之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職門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於有司

呂刑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三苗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剕劓剕無辜於是始大為截人耳鼻極陰黠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

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苗民於此施刑并制無罪民與齊漸泯泯莽莽罔於信以覆誚盟三苗之民起相漸化泯泯為亂莽莽罔惡皆虐威庶戮方告無無中於信義以反背誚盟之約

文獻通考 卷一百六十二 刑一

辜於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三苗虐政被戮者萬方各告無辜於天大威苗民無辜帝哀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為德刑發聞乃惟腥臭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帝堯也哀矜庶戮者之不辜乃報為虐者也

丁謚論曰堯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怙終賊刑咎繇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呂刑曰蚩尤惟始作亂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剕極黠按此則肉刑在於蚩尤之世而堯舜以流放代之故黥劓之文不載唐虞之籍而立刑之數亦不具於聖人之旨也禹承舜禪與堯同治必不釋二聖而遠則凶頑固可知矣湯武之王獨將矣取呂刑之云即叔向所謂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此則近君子有微之言矣

夏作禹刑殷湯制官刑微於有位日敢有恆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敢有殉於貨色恆於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臣下匡其刑墨具訓於蒙士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匡臣不正謂下士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正

紂無道罪人以族焚炙忠良剝孕婦又為炮烙之刑音銅杜加之以炭令有罪醢九族脯鄂侯周西伯獻洛者行焉命曰炮烙之刑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周官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日刑新國用輕典二日刑平國用中典三日刑亂國用重典

刑平國用中典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三日刑亂國用重典亂國難試叛逆之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刑亦法察異一曰野刑上功劓力功農功二曰軍刑上命劓守命將命也守不失部伍三曰鄉刑上德劓孝也善父母為四曰官刑上能劓職職能其事也五曰國刑上愿糾暴願劉又音原依法暴作暴怒若角反以國土聚教罷民之為善也民不愆勞勞有似於罷有過失罷而罷改也以其不效犯法實之國土繫繫之庶其有過失罷而罷改也實置也施職事以所能役使之明刑書其罪惡於大方其肯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還於故鄉里也司國職曰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其不能改一年而舍不齒者不得以年次列於平民

重典亂國難試叛逆之國用重典以五刑糾萬民刑亦法察異一曰野刑上功劓力功農功二曰軍刑上命劓守命將命也守不失部伍三曰鄉刑上德劓孝也善父母為四曰官刑上能劓職職能其事也五曰國刑上愿糾暴願劉又音原依法暴作暴怒若角反以國土聚教罷民之為善也民不愆勞勞有似於罷有過失罷而罷改也以其不效犯法實之國土繫繫之庶其有過失罷而罷改也實置也施職事以所能役使之明刑書其罪惡於大方其肯其能改者反於中國不齒三年還於故鄉里也司國職曰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其不能改一年而舍不齒者不得以年次列於平民

考一四〇五

象魏使萬民觀刑象拔日而斂之正月朔日布王刑於天下正歲又斂其書

及下同挾子協反凡邦之大盟約泚其盟書而登之於天府約於妙友藏才浪反太史內史司會及六官皆

受其貳而藏之會古外反之官也貳副也凡諸侯之獄

訟以邦典定之邦典六典也以下同會皆同凡卿大夫之

獄訟以邦法斷之邦治八法也以下同治皆同凡庶民

之獄訟以邦成弊之邦成八成也以下同治皆同凡庶民

其獄訟也故春秋傳曰弊獄刑侯

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刑用情訊之至於

旬乃弊之讀書則用法附猶著也訊言也用情理訊之

讀書則用法如今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為治獄吏

時讀約已乃論之凡命夫命婦不躬坐獄為治獄吏

坐者必使其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鄭司農云刑諸

屬若子弟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鄭司農云刑諸

刑於隱者不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視其

刑人慮兄弟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視其

不直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三曰氣聽觀其氣息四曰耳

聽觀其聽聽五曰目聽觀其眸子不直則喘六曰耳

刑罰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詳見注疏歲終則令羣

士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上其所斷正歲帥其屬而觀

刑象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羣士遂士乃

宣布於四方憲刑禁宜偏也憲表也謂縣之

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

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

於朝書而縣於門閭左右也助刑罰者助其禁民為

也古之禁書亡矣今宮門有符籍官門有無故擅入城

門者有雜載下惟野有田律軍有嚴謹夜行之禁其情

故舉法以況之雜載下惟野有田律軍有嚴謹夜行之禁其情

推恐不使犯禁於刑外設刑者謂在三千條內而在亡中

右助刑罰使無處於罪也設刑者謂在三千條內而在亡中

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

用之於會同三曰禁用諸四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日

憲用諸都鄙先後猶左右也誓于無書則甘誓大誥之

也糾憲掌官中之政令官府若今白聽正法解掌士之

寇斷獄弊訟致邦令也致邦令若今白聽正法解掌士之

八成八成者行時有八篇一曰邦約酌讀如酌邦約者

事若今時刺二曰邦賊亂者三曰邦讎反問四曰犯

邦令千日王五曰橋邦令稱詐以有為六曰為邦盜竊

國之寶七曰為邦朋朋黨不相者八曰為邦誣誣使君

若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法治之元謂辨當為賊聲之

實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法治之元謂辨當為賊聲之

荒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凡移民

通財糾守緩刑移民就賤救困也通財補不足也凡以

財獄訟者正之以傳別約劑所持券也若今時市買為

券書以別之各得其一

鄉士掌國中獄六國中各掌其鄉之民數而糾戒之鄉

人而分主三鄉聽其獄訟察其辭辯其獄訟異其死刑

之罪而要之句而職聽於朝辨異謂殊其文書也要之

矣十日乃以職事治之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於朝

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法以議獄訟屬附也各附致獄

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受中謂受獄訟之

合支幹善日若今時望後日也中協也也協也也也

三日奔疾請戶論語曰肆諸市朝言謂上師既受獄訟

乃反若欲免之則王會其期免猶赦也期謂鄉士職聽

親往議之時

遂士掌四郊六遂之獄各掌其遂之民數糾其戒令遂

十二人言各者聽其獄訟鄉士二句而聽於朝同鄉

協日就郊而刑殺各於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則

王命三公會其期

縣士掌野鄭司農云城二百里至四百里大夫所食元

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縣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野

都縣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都

邑也謂之縣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則皆都

也都野之縣獄焉言掌野者郊外曰野大夫之采地則皆都

上野之縣獄焉言掌野者郊外曰野大夫之采地則皆都

以下同三句而聽於朝以下同刑殺各就其縣肆之三

日若欲免之則王命六卿會其期

方士掌都家鄭司農云都四百里至五百里公所食元

地大都在量地小都在縣地家邑在稍聽其獄訟之辭

地不信掌其民數民之不純屬王也

辨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獄訟於國三月乃上

朝言君異之司寇聽其成於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

法以議獄訟也平獄訟成士師受中書其刑殺之成與

其聽獄訟者都家之吏自協日刑殺但書其成與

訝士掌四方之獄訟謂諸侯論罪刑於邦國告曉以麗

意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謂職疑辨罪先刺

者吏請廷尉議者四方有亂獄則往而成之亂獄謂君

猶相步舒往治淮南獄

朝士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

月邦國春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在期內者聽其外者

得乞鞠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謂若今時辭訟

有券書者凡民同財者令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

鄭司農云同財謂錢共買者也元謂富人畜積者多時

收斂之乏時以國服之法出之雖有騰厲其贏不得過

此以刑加者取息過則罰凡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

其辭鄭司農云謂訟地畔界者地畔畔相比屬故謂

屬責轉責使人歸之而本主死亡受其歸之數元謂

也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謂盜賊鄉邑及家

人車船牽引入欲犯法者同其刑格不相殺者凡報仇

讎者書於土殺之無罪謂同國不相殺者若邦凶荒

札喪寇戎之故則令邦國都家縣鄙慮刑貶慮謀也貶當圖謀後刑且減

司刑掌五刑之法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

罪五百劓罪五百殺罪五百墨罪也先刻其面以墨

或以墨劓為古刑人亡逃者之世類與宮者丈夫則

劓刑死於刑也書傳曰決關梁踰城郭而略盜者其

刑死二千五百劓之罪也劓刑則亡夏刑大

刑之法詔罰罰而以辨罪之輕重詔刑獄者處其所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司盟凡民之有約劑者

其貳在司盟貳之者檢其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不信

司厲司圍立見徒

掌囚掌守盜賊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

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罪罪凡囚者謂非盜賊

元謂在手曰梏在足曰桎中罪曰桎梏下罪曰梏

罪又去桎王同族及命士以上雖有上罪或桎或梏

已繫猶也梏拲也梏拲也梏拲也梏拲也梏拲也

反問者賊與謀罪大者斬之小者殺之博音博諸城

上之聘字之誤也聘謂去衣碟之謀音博博止作勝

同音博反碟也鐵音答愛一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

親者辜之死如棄如辜之言枯也謂磔也凡殺人者

踏諸市肆之三日刑盜於市凡言刑盜罪惡莫大焉

踏皮北反也凡罪之麗於法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與

有爵者殺之於甸師氏罪二千五百條上附下附刑五

也凡軍旅田役斬殺刑戮亦如之禁辜罪惡者使守門

守者無妨於禁射者使守關射者使守關射者使守關

使守內也今世或然刑者使守關射者使守關

又髡者使守積刑者使守積刑者使守積刑者使守積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旂節以宣布於四方

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於四海

也謂縣之也刑禁者國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司寇

正刑刑於天下正歲又縣其書於象魏布憲於司寇

從重雖自罪可凡制五刑必即天論制斷也即就也必

合問子曰古之道不即人心即或為郵罰麗於事也麗

附論或為倫論音倫理也注同論音倫理也注同

其平不可假他以喜怒於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

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權平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

之量以別之意思也也深謂俱悉其聰明致其忠愛

以盡之疑獄犯與眾其之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

比以成之小大事曰比已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

聽之史可定也上於周鄉師之屬今正以獄成告於

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周禮鄉師之屬辨其獄

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

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王使三公

及正其平之重刑也周禮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

王欲免之乃命公會其期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

又然後制刑刑不赦者有寬也一日道不凡作刑罰輕

無赦之為人易犯刑者例也失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

故君子盡心焉變更也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

亂政殺析言破律巧賣法者也亂名改作謂變易作

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殺謂殺也與服

必反徐音進音皮德反假音開反行偽而豎言偽而辯

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皆謂無道也假於鬼神

時日卜筮以疑眾殺今時時變毒藥毒藥下此四誅

者不以聽為其害害大數文書使民倍聽違制

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則啓於甸人公族之罪雖親

不以犯有司正衡也所以體百姓也犯猶干也衡法也

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於異姓

之廟為禘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

之親無絕也公族無官刑不窮其類也詳見帝系

康誥曰嗚呼封敬明乃罰凡行刑罰必考皇族門

康誥曰嗚呼封敬明乃罰凡行刑罰必考皇族門

皆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小罪非過誤而故為亂常之 赦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咎災適

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有大罪而非故犯乃其過 罪難大乃不敢隱匪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

汝封又曰劓刑人無或劓刑人刑殺劓刑天所以討有 倫外有司之師也此法也言汝於外事師茲殷罰有

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不蔽要囚也服念限解而念 囚求生道也蔽斷也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

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日時敘惟日未有

遜事義宜也次舍之次遜順也申言敘陳是法與事 刑其殺必察其宜於時而後用之既又慮其刑殺雖

循已又謂刑殺不可以就汝封之意既又慮其刑殺雖

日當罪而於喜之心乘之又謂汝殺盡善於義雖

乃愈憤之心起刑殺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

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已者語辭之不能已也小子幼心

之善固朕罰之朕心朕德亦惟爾知凡民自得罪寇攘

盜充殺越人於貨警不畏死罔弗愁越頭越也盤庚云

傷厥考心於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於弟弗念天顯

混滅而紊亂矣曰言如此則汝其速由不率大夏矧

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

大誓弗念弗庸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愍已汝乃其速

由茲義率殺矣況外庶子以訓人為職而庶官之長

不忠如此刑君上是乃長惡於下我之所深惡人臣之

君陳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

以削無乘勢位作威於上無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

在辟子曰辟爾惟勿辟子曰有爾惟勿有惟厥中有弗

若於汝政弗化於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狂於姦充敗常

亂俗三細不宥罪雖小三犯不放

穆王作呂刑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

刑之迫言當視是伯夷布 其今爾何懲惟時伯夷播

於獄之麗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 力馳反非罔擇

天所終惟為天所終在人所行天齊於民絕句馬爾尚

敬遊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敬遊天命

以奉我一人之戒行事雖見畏勿自惟敬五刑以成三

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靈惟示先戒以勞謙之德次

告爾祥刑刑之呼也 有國上諸侯告汝以呼來有邦有土

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在今爾安百姓兆

惟及世輕重所宜乎度待治反注同馬云謀造也兩造

具備師德五辭其聽其入五刑之辭也 兩造七報反獄官

五辭簡字正於五刑五辭簡核信有罪 五刑不簡正於

五罰不簡核謂不應五刑格反 五罰不服正於五過

惟來五過五過之刑或同官位或許反囚辭或內親用

求請察能其罪惟鈞其審克之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

免其當請察能其罪惟鈞其審克之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

三千屬互見其義以相備見賢獨反上下比罪無借亂辭勿用不行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僅子念反惟察惟法其審克之惟當清察折獄不可行僅子念反惟察惟有可以虧減則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一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輕重諸罰各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有權宜并必取反數色住反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罰新國用輕典刑亂齊各倫有要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於病欲使惡人極於病苦莫敢犯非俟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惟平良可以斷獄無不在察辭於差非從惟從察四辭其難在於差錯非中正哀敬折獄明啟刑書書占成虛中正敬斷獄下人之犯法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利當其罪皆其刑其罰其審克之庶幾必得中正之道當丁浪反獄成而爭輪而爭斷獄成辭而審能行之無失中正獄成而爭輪而爭斷獄成辭而於王謂上其鞫劾文辭上時掌反下注同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長諸侯族同族音朕敬於刑有德惟刑我敬於刑當使在下明清於單辭今天治民人君為配天在下當承天反助也治直吏反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所以辭兩辭棄虛取實刑獄清則民治無或私家於獄之兩辭成獄無取有受貨聽詳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承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惟人在命惟人在命惟人在命惟人在命庶民罔有令政在於天下政在於天下由人主不中將亦罰之命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於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嗣孫係諸侯嗣世子孫非一世自今已往當何用刑之哉監視非當立德於孫民之中正乎庶幾明智行刑之哉惟刑無疆之辭屬於五極咸中有慶言惟屬五常之中正皆有善所以然也屬首燭受王嘉

師監於茲祥刑有邦有土受王之善報而治之者視於呂刑一書先儒蔡九峰以為舜典所謂贖刑者官府學校鞭扑之刑耳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許其贖免矣蓋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計乃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之亦以示戒愚以為未然蓋熟讀此書哀矜惻怛之意千載之下猶使人為之感動且拳拳乎訖富惟貨之戒則其不為聚斂征求設也審矣審獄取貨末世暴君汙吏之所為而謂穆王為之夫子取之乎且其所謂贖者意自有在學者不能詳味經意而深考之耳其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錢蓋謂犯墨法之中疑其可赦者不違赦之而姑取其百錢以示罰耳繼之曰閱實其罪蓋言罪之無疑則刑可疑則贖皆當閱其實也其所謂疑者何也蓋唐虞之時刑律簡是以贖金之法止及鞭扑而五刑無贖法至於周而律之繁極矣五刑之屬至於三千若一按之律盡從而刑之則何莫非投機觸罟者天下之人無完膚矣是以穆王哀之而五刑之疑各以贖贖姑以大辟一條言之夫所犯者死罪而聽其贖金以免誠不可以訓也然大辟之屬二百則豈無疑赦而在可議之列者有如殺人反逆之類則是不可不殺雖萬錢亦難贖死矣而二百之屬其罪不皆至此也以經傳考之其在周則王制之析言破律行偽學非酒誥之羣飲其在漢則列侯坐酎金不敬將帥出師失期之類於律皆死罪也而其情則可於其法則可議豈必盡殺之乎此則死罪之疑赦者也意

周所以斷斯獄必在其罰千錢之科而漢制則不過或除其國或贖為庶人亦其遺意也蓋哀矜庶獄乃此書之大旨贖特其一事序者專以訓夏贖刑言之已失其義而此書之首又止言毫荒度作刑以詰四方夫曰作刑以詰四方者主於用刑之意也而此書所言大槩哀民之權於法而不忍刑之懼有司之不能審克而輕用之其意蓋期於無刑而非作刑也故愚疑篇首或有脫簡如毫荒度之語亦難通二序既不得書之意而後之儒者復因穆王有巡遊之事遂於此書肆為譏評而不復味其辭亦已疏矣以愚觀之一篇之中察獄情之隱痛鑒天道之神明而示勸戒於報應之間嗟嗟惻惻諄諄詳練老老之言也其作於既聞所招之後乎是豈復有侈心之可議哉或曰罪疑則降等施刑可矣何必贖乎曰古之議疑罪者降殺一法也虞書所謂罪疑惟輕此書所謂上下比罪上刑適輕下服是也罰贖一法也虞書所謂金作贖刑此書所謂五刑之贖是也固竝行而不悖也且其言曰罰懲非死人極於病蓋財者人之所甚欲故奪其欲以病之使其不為惡耳豈利其貨乎至又以為所言皋陶不與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為輕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皋陶不與蓋吝之也亦此書立言之疵啟之陋哉俗儒之論也夫刑以齊民古人重之謹之而非所先也故夫子以政刑不若德禮而此書曰三后成功惟殷於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祇德蓋曰必居以安之食以養之禮以教之然後及於

刑耳豈以皋陶為劣於禹稷而後之乎然即此章
先後輕重之意觀之蓋可以明此書之不為作刑
以詰四方而作矣

鄭人鑄刑書鑄刑書於鼎以叔向使詰于產書曰始
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準度子產以今則已矣已止
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制刑
不豫設法也法猶不可禁禦是故聞之以義糾之
以政也糾舉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奉養制為
祿位以勸其從勸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淫放懼其
示也故誨之以忠舜之以行行謂也教之以
務務急使之以和說以使民臨之以敬敬之以彊彊施
於事為激激斷之以剛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
官卿大夫也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
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忘於上權移於法
上長丁竝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因危文
祿徵幸以成其巧偽徵不又作弗可為矣為治夏有
遷估堯反乃如字又若孝反夏有
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夏商之亂著禹
戶難反注同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為刑三
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今吾子相鄭國作封
誦在襄三十年相息立謗政年誦布浪反制參辟鑄
刑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
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詩頌言文王以德為
四方之功刑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詩大雅言文
法也所信如是何辟之有言詩難以德民知爭端
矣將棄禮而徵於書以刑書不以刑也民知爭端
之末輸小事難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
敗乎音佳胥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法數其此之謂乎

復書曰若吾子之言也復報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
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以見報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趙鞅武孫也荀寅中行
師地濱音賓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晉所取陸
行戶即反鼓石為鐵計令一鼓而足因軍後而著范宣子所為
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
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序位
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
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僖二十七
被廬修廬廬之法被反義反廬以為盟主今棄是度
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棄禮微書貴何業
之有民不奉上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
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蒐蒐之
而三易中軍帥實季箕鄭反若之何以為法蔡史
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蔡史墨中行寅為下卿而
干上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加范氏焉
易之亡也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復與之是成
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鑄刑鼎本
不得已而從之若能修德可以免禍為非趙執意
鄭十三年荀寅士吉射人朝歌以致
杜氏通典議曰按虞舜立法曰象以典刑流宥五
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斧戾肆赦枯終
賊刑欽哉惟刑之恤哉教天下敬之禮典得其中
又按周官司寇建三典正月之吉懸於象魏使萬
人觀之決日而斂漢宣帝患決獄失中置廷尉平
時鄭昌上疏曰聖王立法明刑救衰亂之起也
不若刪定律令愚人知所避姦吏無所弄後之論
者即云上古議事不為刑辟夫有血氣必有爭心

羣居勝物之始三皇無為之代既有君長焉則有
刑罰焉其俗至消其事至簡人犯者至少何必先
定刑名所以因事立制叔向之言可矣自五帝以
降法益繁虞舜聖哲之君後賢祖述其道刑章
輕重亦以素設周氏三典懸諸象魏皆先防抵陷
令避罪辜是故鄭昌獻疏蓋以後明其義當子產
相鄭在東周衰時王室已卑諸侯力政區區鄭國
介於晉楚法弛民怠政墮俗訛觀時之宜說救之
術外抗大國內安疲叱仲尼兄事聞死出涕稱之
遺愛非盛德歟
又按孔穎達正義云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
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則刑之輕重不可使人知
也聖王難制刑法舉其大綱但其犯一法情有淺
深臨事至時議其輕重也孔讓附會叔向之書然
詳左氏所載夫子之說第令守晉國舊法以為范
宣子所為非善政耳非謂聖王制法不可令人知
也
秦文公二十二年法初有三族罪張晏曰父母兄弟
族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宣公
人長武公為太子次德次出子宣公卒大庶長弗忌
威驪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為君後三父等復共殺
武公立孝公初衛鞅請變法令民為什伍而相收
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
姦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
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賞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
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斂於是太子犯法鞅
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不可施刑刑其傅
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令之初作一日臨渭論囚刑

七百餘人渭水盡赤又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頭抽齒
鑊烹之刑始皇即位道將成驕擊趙反死屯雷車吏

皆斬及戮其屍已死者其後嫪毐作亂敗其徒二十
人皆梟首懸首於竿曰梟車裂殉滅其宗輕者為鬼薪取薪

廟為鬼薪律曰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

躬標文墨畫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縣稱

書日以百二十斤為程而姦邪並生積衣塞路囹圄成
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

三十四年謫治獄吏不直及覆獄故失者丞相李斯請
燒詩書百家語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

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制曰
可

三十五年始皇以盧生等誹謗使御史悉按問諸生傳
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

天下知之以懲後
二世即位以趙高為郎中令更法律令有罪者相坐收

族羣臣諸公子有罪令高治之殺大臣蒙赦等十二人
戮死於市十公主磔死於社財物沒入縣官餘相連坐

者不可勝數時山東羣盜大起不能禁胡亥責李斯斯
懼乃阿意以書對曰夫賢主必能行督責術則人不犯

故韓子曰慈父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胡亥悅行督責
益嚴刑者相半死人成積於市以殺人多者為忠臣丞

相去疾及李斯與將軍馮劫諫胡亥以寇盜竝起皆苦
於轉戍且止阿房作者胡亥曰君不能禁盜又欲罷先

帝所為何以在位遂下之吏去疾劫曰將相不辱皆自
殺高因譖李斯子由為三川守與盜通令高按問斯高

許為御史十輩往訊斯斯以實對輒令榜掠斯急上書
高令棄之不奏後胡亥使人驗斯斯懼如前使者乃誣
伏遂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市夷三族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二

文獻通考 卷一百六十二 刑一

考一四一一